

孝友堂家規
孝友堂家訓
蔣氏家訓

恒產瑣言
聰訓齋語
德星堂家訂



孝友堂家訓

(孫子遺書之一)

孫奇逢 著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孝友堂家規（及其他五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孝友堂家訓

男
孫
詮
述

示諸君子曰。孩提知愛。稍長知敬。此性生之良也。知識開而習操其權。性失初矣。古人重蒙養正。以慎所習。使不漓其性耳。今日孺子轉盼使皆長成。此日蒙養不端。待習慣成性。始思補救。晚矣。家運盛衰。亦何常之有。父父子子。兄兄弟弟。元氣固結。而家道隆昌。此不必卜之氣數也。父不父子。兄不兄弟。弟不弟。人人游競。各懷所私。其家之敗也。可立而待。亦不必卜之氣數也。端蒙養。是家庭第一關係事。爲諸孺子父者。各勉之。

士大夫對誠子弟。是第一緊要事。子弟不成人。富貴適以益其惡。子弟能自立。貧賤益以固其節。從古賢人君子。多非生而富貴之人。但能安貧守分。便是賢人君子。一流人。不安貧守分。畢世經營。舍易而圖難。究竟富貴不可以求得。徒自喪其生平耳。余謂童蒙時。便宜淡其濃華之念。子弟中得一賢人。勝得數貴人也。非賢父兄。烏能享佳子弟之樂乎。

示奏雅等曰。漢有孝弟力田科。爾等只讀書明農。便是真學真士。孔子曰。幼而不能強學。老而無以教。吾恥之。今日教爾等以孝弟力田。正老夫不負燭光之一念也。

晨起率子若孫。祠堂焚香。羣從續至。謂之曰。我等聚族而處。佳辰令節。生忌朔望。得來祠堂。瞻禮。是祖父

之魂氣常在。兒孫之誠敬常存也。只此是人生第一吃緊事。明此而爲農。是良善之民。明此而爲士。是道義之士。祖父恬熙於上。兒孫敦睦於下。豈非一室之太和。而一家之元氣哉。願我子孫。世世勿替。

知勇辯力。爾等不足。謹厚樸拙。爾等有餘。夫知勇辯力四者。皆民之秀傑。然不能惡衣食耕鑿以自養。反不如謹厚樸拙之安分而寡過也。吾家先祖。百年頌佛兒不衰者。正謂其謹厚樸拙耳。多一分智巧。損一分元氣。爾等培此樸拙之心。便是真能守祖之孝子順孫。

甲辰在容城。博兒淫孫。先歸蘇門。謂之曰。學問須驗之人倫事物之間。出入食息之際。試思爾等此番。何爲而來。能無愧於所來之意。便是學問實際。詩文經史。皆於此中著落。身心性命。皆由此中發皇。省得此理。隨時隨處。皆有天則。便無虛過之日。

爲浩。溥。沐。浴。浴。漢。六孫延師。諭之曰。爾等未離孩提。稍長之時。正在知愛知敬之日。吾家自高祖以來。忠厚開基。今孝友堂。尚依依如新也。爾爲兄者。宜愛其弟。爲弟者。宜愛其兄。大家和睦。敬聽師言。行走語笑。各循規矩。程明道謂灑掃應對。皆精義入神之事。莫謂此等爲細事也。聖功全在蒙養。從來大儒。都於童稚時。定終身之品。爾等勉之。

爾等讀書。須求識字。或曰。焉有讀書不識字者。余曰。讀一孝字。便要盡事親之道。讀一弟字。便要盡從兄之道。自入塾時。莫不識此字。誰能自家身上。一一體貼。求實致於行乎。童而習之。自百不悟。讀書破萬卷。祇謂之不識字。王汝止講良知。謂不行不算知。有樵夫者。竊聽已久。忽然有悟。歌曰。離山十里。柴在家裏。

離山一里。柴在山裏。如樵夫者。乃所稱識字者也。

元日祠堂。語羣子弟曰。清明在躬。志氣如神。爾等乘今日元旦。洗滌舊染。□□維新。一人砥礪。便是一好男子。大家砥礪。便成一人好人家。叔季中三代。樂莫樂於此。貴莫貴於此。

語立雅等曰。與人相與。須有以我容人之意。不求爲人所容。顏子犯而不校。孟子三自反。此心翕聚處。不肯少動。方是真能有容。一言不如意。一事少拂心。卽以聲色相加。此匹夫而未嘗讀書者也。韓信受辱袴下。張良納履橋端。此是英雄人以忍辱濟事。靜修之言曰。誤人最是婁師德。何不春生未睡前。學人當進此一步。

古人讀書。取科第猶第二事。全爲明道理。做好人。道理不明。好人終做不成者。情與傲之習氣未除也。灑掃應對。先儒謂所以折其傲與情之念。蓋傲情除而心自虛。理自明。容色詞氣間。自無乖戾舛錯。事父從兄交友。各有攸當。豈不成箇好人。日用循習。始終靡間。心志自是開豁。文采自是煥發。沃根深而枝葉自茂。爾等今日。辨一虛心。實實務除其傲與情之念。下學在是。上達在是。先後本末。一以貫之。不知者。祇見爲灑掃應對而已。

居家之道。須先辦一副忠實心。貫徹內外上下。然後總計一家標本緩急之情形。而次第出之。本源澄澈。卽有淤流。不難疏通。患在不立本而驚末。濁其源而冀流之清也。得乎。一家中男子本也。父慈。子孝。兄友。弟恭。本之本也。本立矣。而末猶萎焉。必其立之之根本未固耳。立之之道。豈有已時。本分自盡者。並不見

吾分有圓滿之日。古人榜樣。一一具在。只不聽婦人言。便有幾分男子氣。

父母於赤子。無一件不是養志。人子於父母。只養口體。此心何安。無論慈父慈母。卽三家村老嫗養兒。未有不心誠求之者。故事親若曾子。僅稱得一箇可字。

謂韻雅曰。汝幼年理家務。吾虞其廢業也。然陸象山當家三年。自謂學問長進。米鹽零雜。至細碎矣。綜理有道。便是學問。至長幼尊卑。內外男婦。情性不同。好惡各異。踴勉有無。能得其帖心輪意。此非仁至義盡者。不能志氣從此立。學問從此充。虛心實體。常自得之。

博雅問貧賤如何。是不以其道得之。曰。顏子裕爲邦之略。而簞瓢陋巷。原憲釜飯生塵。而辭祿九百。總因富貴是人之性命。緊說著不處。人只是欲。貧賤是人之仇敵。緊說著不去。人只是惡。貧賤原與道近。做聖賢全在此處體驗。孔顏造下這局面。要入此門。嫌貧賤不得。

人生第一吃緊。只不可見人有不是。一見人之不是。便只是求人。則親疎遠近。以及童僕雞犬。到處可憎。終日落坑塹中矣。臣弑君。子弑父。亦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。可畏哉。

示四侄維雅曰。本分二字殊難盡。子臣弟友而求其能。皆本分也。誰能盡此本分者。堯舜周孔。於本分內不能增得一毫。增一毫於本分內。便多一毫於本分外。

謂望雅等曰。汝兄家報謂汝等不可各用己見。十年來。我於忍之一字著力。忍卽恕也。各就一字下手。自見得力。汝兄此言。卻是老夫平昔處己處人自愧未能者。既以此相勉。當大家策勵。實實近裏著已用工。

不可徒以口說。百忍堂中有太和。此話從體認中來。

謂奏雅等曰。眼界欲寬。胸襟欲廣。而得力著手處。卻要枯寂收斂。約則鮮失。願爾曹共講求此義。大得卻須防大失。多憂原只爲多求。此語可作約字註脚。

此中風俗。極重婚喪之禮。前輩創行固難。後人遵行非易。余十五年目擊心識。就中有以行禮而反失禮之意者。不可不斟酌而損益之。是在秉禮君子力爲之砥。不必定與俗同也。

謂度雅大侄及奏雅韻雅曰。汝三人學稼。吾慮不明習此事而小視之也。舜耕歷山。伊尹耕莘野。孔明耕南陽。此是何等勳業。孔子於樊遲。何鄙而小之。此中道理甚活。正不相悖。舜尹躬耕時。渾身備禮義信之用。故能升聞發迹。孔子大道爲公。正欲偕及門共與東周。納斯世斯民於鑿井耕田家。給人足。豈區區以百畝之不治爲憂哉。今日寄居蘇門。不耕無以爲養。且無以置吾躬也。不有耕者。無以佐讀者。况負薪掛角。古人何嘗不兼盡於一身。吾老矣。此躬不力。望汝等並耕不怠。

示尙兒暨淳溥兩孫曰。學不長進。病坐在不虛己。以舜禹之聖。而好察樂善。拜善。孔子之聖。四友六侍。顏子之賢。而問不能。問寡。人之取。豈有定方。善之所在。雖路人之言。臧獲之智。皆當取之。取諸人乃所以與諸人也。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。曲士俗學。只喜聞譽。惡聞過。遂自閉取善之門。而阻人樂告之路。德何由進。業何由修。所謂自暴自棄也。爾等以文會友。便是進德修業之時。莫只作書生雕蟲小技也。以文會友。以友輔仁。文與仁有本末。而非二事。與勝己者友。須先虛心。至聽其言。與吾有未安處。宜平心思之。

思之而未安。又須平心定氣。與之相商。惟恐我見未克。未能盡其所長。則無不收師友之益矣。便是進德修業實際功夫。

示應試諸子孫曰。涿州史解元家。子弟赴試。老者肅衣冠設席以饒。命之曰。衰殘門戶。賴爾扶持。今老夫所望於爾輩扶持者。又不專在此也。爲端人。爲正士。在家則家重。在國則國重。所謂添一箇喪元氣進士。不如添一箇守本分平民。九十歲老人。所以報答天地父母者。此區區一念耳。淫孫秋捷。謂之曰。些小得意。與此小失意。而遂改其常度者。固是器識之小。正緣不知學之故。不學牆面。人生不幸。莫大於是。爾今日立身之始。須有一段抵禦流俗之志。

喪祭之廢也久矣。所不廢者。獨三年之喪耳。自期以下。冠服之制。皆略不爲意。卽三年之喪。亦僅存儀節。所稱必誠必信。勿之有悔。而不茹葷不御內者。亦罕矣。祭祀之禮。一用流俗節序。燕襲不嚴。眞實講求祭義者。誰其人哉。風俗之淳。人心之厚。必自慎終追遠始。

示八侄趙雅曰。行己有恥。對無恥而言也。猶者有所不爲。對無所不爲而言也。賢不賢之分。豈相遠哉。夫無所不爲。正是其無恥處。故孔氏每提一恥字。以激勵人。知所用恥。則不及人不爲憂矣。

謂潛孫曰。天下無無事之人。或讀或耕。或出或守。莫不各有當然之則。如爾父在故園。代我守祖父墳墓。爾來蘇門。代爾父侍老夫眠食。爾七叔在外處館。佐爾五叔農事之不及。爾十叔日與朋友講習。代我應酬筆札。爾十一叔十二叔寒寒暑暑。侍老父寢處。雖日用飲食之事。皆性命流行之會也。永興來視我。且

得與其女兒斂十八年之疏遠。中皆有天則焉。認得此意。則日日在天理人情上討受享。不得此意。則日日在夢迷中。所謂罔之生也。爾性頗慧。我望爾知學。學之不已。悅樂自生。善守祖業者。守此而已。語永興侄孫曰。爾祖宰武城。歸里之日。仍以館穀作負。爾祖母爾父。俱不免於饑寒。聞者見者。莫不憐之。鹿忠節公獨愛而起敬。謂非古之廉吏不至此。吾家沐陽公。以廉吏起家。爾祖能繼其武。我輩俱得爲清白吏子孫。較以金帛田宅遺後人者。榮多矣。爾祖常語余曰。沐陽公一任止。受新生公宴。絀二匹。弟今日仍覺於先德有愧也。惟自覺有愧。始無愧耳。留餘忌盡天之道也。常常處其不足。以爲可增可加之地。若增無可增。加無可加。立刻索然矣。爲爾計。要安分耐窮。教子弟讀書。不失禮於宗族鄉黨。法祖在此。立身在此。

謂淫孫等曰。孟子深戒暴棄者。謂非人暴之。乃自暴之也。非人棄之。乃自棄之也。暴棄不在大。亦不在久。一言之不中禮義。一事之不合仁義。卽一言一事之暴棄也。行庸德。謹庸言。終身慥慥。方得免於自暴自棄。

語立雅等曰。朋友諫諍。須求有濟。不可自謂直諒。令人有難受之實。徒貽拒諫之名。忠告善道。猶後積誠而動。自令人不忍負。不信。未可輕言諫也。

謂立兒曰。憶汝姊歸甯時。吾家長幼男婦。無不肅然起敬。蓋孝事舅姑。和睦妯娌。惟身有之。所以言之能啓人聽聞。今汝來此。弟若侄。將於汝取型焉。當晨夕告教。令耕者讀者。各勉其所有事。勿忽勿怠。勿較勞

逸勿存形迹。以好合既翕。而得父母之順。則家庭之間。便是唐虞三代。何樂如之。

善詒謀者。得一本分自守之子孫。數十年之家運。可保勿替。如其爲賢人。爲君子。則所以彰顯其祖功宗德者。與山俱高。與水俱長。較之積財置產者。所得不既多耶。此等事。庸愚皆知之。賢知者不能也。

保身於身所大欲。德人於人所不知。守志於志所未得。輕世於世所不驚。樂生於生所聊託。惜福於福所過享。敦讓於讓所不堪。祈天於天所未定。真名言哉。錄置座右。日夕咀玩。并以示我子孫共珍之。言語忌說盡。聰明忌露盡。好事忌占盡。不獨奇福難享。造物惡盈。卽此三事不留。餘人便側目矣。

前人創業。後人守成。一茅片瓦。守而勿失。此方是承家令子。至於可久之德。可大之業。最易知。最簡能。卻視爲身外之物。非祖父所留遺。任其頽敗廢棄。絕不肯過而問焉。其於輕重大小之衡。顛倒實甚。度非仁人孝子之心所安也。凡我同人。俱有守業之責。幸先理此業。保而勿失。則安富尊榮。與天無極。其受享豈可以言語形容耶。

甚矣。人心無足時也。逐日營營。總是願外。不知富不可以求得。越分妄求。餘殃在後。貧人之有。有則爲人所貪。如欲千百年富貴。此必不得之數也。昔有人自稱爲富貴之家。客曰。富貴如何便成家也。富貴如以我爲家。不應走向他家矣。既走向他家。是以我爲逆旅耳。昔郭進建第成。坐諸匠於子弟右。曰。此輩屋者。指子弟曰。此賣屋者。識者謂爲名言。今人爲卑官。則恨不享大位。及位高而顛躓傾危。回想卑官而受清甯之福。天上矣。布衣糲食。妻子相保。則恨不富貴。一旦禍患及身。骨肉離散。回想布衣糲食。妻子相保時。

天上矣。人聰明強健，則恨欲不稱心。一朝疾病淹纏，呻吟痛苦，回想聰明強健時，天上矣。古今來，無人不犯此病。若能先見一步，蚤退一步，必也明哲之士。

語諸子曰：吾家孝友堂，爾師鹿忠節額之。山左劉幼孫諱重慶書之。迄今五世矣。嘗與爾伯叔相助勉。日夕兢兢，恐負二君題額之意。今爾伯叔已矣。吾老矣，是在爾等勉之。一人不類，使玷家聲。孝友非難事，然卻非易事。不離日用飲食，總以一念孺慕爲主。夫子與子游論孝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，不敬，何以別乎？與子夏論孝曰：色難。服勞奉養，曾是以爲孝乎？夫敬不在養之外也，色不在服勞奉養之外也。曾子養曾皙，必有酒肉，必請所與，必曰有，則其敬與色可知已。三必字，亦要看的活。孔子疏水曲肱，顏子簞瓢陋巷，亦有行不去時。故余嘗謂養口體，未嘗非養志也。矯而行之，則僞矣。此處豈容得一毫僞爲哉？夜來老夫久不成寐，呼韻兒語，雜念漸清。沐孫睡醒，起爲老夫搔背癢，余謂韻兒曰：此念便從孺慕中出，可稱孝友堂子弟矣。晨起書之以志勉。

示澗孫曰：爾父既來夏峯，故園祠墓，惟爾是寄。子弟成立，惟爾是賴。宗族鄉黨之和睦，親戚朋友之酬應，皆爾身任之。規模宜寬大，處事宜平和。凡事有不得者，皆求諸己。先儒有言：母氏聖善，我無令人。孝子宜以此自責。臣罪當誅。今天王聖明，忠臣宜以此自責。甯人負我，勿我負人。交友宜以此自責。卽此推之，聖賢原無求人之理。故夫子於子臣弟友曰：我無能一焉。蓋原是能不盡的一見爲己能，則其虧缺多矣。堯舜猶病，到底只是猶病。文王未見，到底只是未見。開之未能信，到底只是未能。道理無盡頭處，故學亦無

歎手處。只一自滿便全盤放下矣。

謂滄孫曰。家運之盛衰。天不能操其權。人不能操其權。而已實自操之。父慈。子孝。兄友。弟恭。男正位於外。女正位於內。即貧窶終身。而身型家範。爲古今所仰。盛莫盛於此。如身無可型。而家不足範。當興隆之時。而識者已早窺其必敗矣。

謂滄孫曰。漢家舉孝廉。然漢史卻無孝子傳。傳孝友。自晉史李密始。東堂忿捐。猶非本色。乃知真孝子。固非等閒人也。論語。孝弟爲仁之本。孟子。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。又曰。仁義禮智樂之實。總歸於事親從兄。堯舜。唐虞之孝子也。孔子。春秋之孝子也。孫文正謂。孝友之士。宜在朝廷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爲子不孝。斷未有爲臣而忠者。訓人家子弟。只教之以孝弟。則其造福於人也大矣。老夫生平。承良友提攜。勉之以爲真孝廉。迄今抱愧於心。子其勉之。

語滄。鴻沐浴。漢暨用楨曰。憶昔汝祖父讀書江村。一時應童子試者六人。伯順謂余曰。郎君等不必俱發科登仕。只本分孝弟力田。不失前輩書香。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家。今言猶在耳。老夫條忽九十一歲。孫曾應試者又七人。余之欲命爾等者。江村老友已代余命爾之祖若父矣。爾等第長奉此言。便是孝友堂佳子弟。

謂諸子曰。居家勤儉。孰爲居要。博雅曰。勤非儉。終年勞瘁。不當一日之侈靡。書曰。慎乃儉德。惟懷永圖。子曰。禮與奢也。甯儉似儉尤要。望雅曰。一生之計在勤。一年之計在春。一日之計在寅。治家。治國。治身。治心。

道豈有先於此者乎。似勤尤要。曰二者皆要。尤要在克勤克儉之人耳。八年於外。三過門不入。方得地平天成。萬世永賴。如非其人。胼手胝足。朝經夕營。何濟乃事。宋仁宗夜半惜燒羊之費。恭己化成。幾致刑措。若唐文宗舉衫袖示羣臣曰。此衣已三澣矣。雖云儉德。然受制家奴。自謂不如赧獻。泣下沾襟。亦何益乎。勤儉一源。總在無欲。無欲自不敢廢當行之事。自無禮外之費。不期勤儉而勤儉矣。

示立兒此下五條從文集摘附

今歲炎熱之甚。念從烽火場中。得此暇日。思欲靜坐數時。調攝例病。不意卻有不得不出門之事。欲靜反不得靜。昨自郡中歸。甫入坐。而家園頭緒。郡中光景。一一在念。逐事檢點安插。此念稍清。便忽忽入夢。夫緒煩非靜也。多睡豈靜乎。爾伯父嘗謂爾。只是閉門靜坐。我云。靜坐良非易事。心氣浮雜之人。逐日奔忙。魂夢爲擾。卽質近安閒。非有學力。握得把柄在胸中。亦未能神閒而氣定也。程子見人靜坐。輒嘆其好學。謂與未發之中相近。中人而下。既無中節之和。安得有未發之中。此須有養心工夫。得喪炎涼。一絲不挂。朋從擾攘。自然一念不起。則無意求靜。無非靜境。高子野店小樓。忽悟明道實無一事之旨。孰非從靜中養此端倪。君異國鎮常服爾靜坐。不知果能靜否。不能而求其能。亦曰必有事焉。勿忘勿助而已矣。

示奏兒

近日飲食如何。能終夜熟睡乎。不能睡。由平日思慮過耗。欲禁之以勿思。不得也。當就所思之事。窮其爲真爲妄。爲正爲邪。必有爽然自失者。聖人無思。賢人無邪思。中人以下。憧憧往來。無所不思。能猛然提醒。

破除邪思。思慮漸少。便是超凡入聖之路。善念只在當境。過去留滯。與未來參詳。總之耗我心神耳。慎思近思。與何思止爭安勉。

示奏兒

風波之來。固自不幸。然要先論有愧無愧。如果無愧。何難坦衷當之。此等世界。骨脆膽薄。一日立脚不得。爾等從未涉世。做好男子。須經磨鍊。生於憂患。死於安樂。千古不易之理也。孟浪不可一味愁悶。何濟於事。患難有患難之道。自得二字。正在此時理會。

示望兒

余四十三年在病。病胃。病目。病臂。飲食寢處。於斯已覺相忘。然亦惟病遂寡營。且得閒。則病之益我良多。我之得力於病。不敢忘也。爾病已二年。兩次歸來。四目欲斷。今氣體漸復。飲食漸壯。子疾有瘳。親心之悅可知。儻亦有得力於病者耶。病中苦楚。人不能代。病中修攝。人不能知。此可爲達者言也。吾家大小俱多病。不能不係我心。且以一家長幼衆多人之病。攢而爲一人之病。病之苦較更苦。貧與病。一時俱不能解免。而此趣瀾登雋永。則非叟之所敢承也。偶因爾病減。拈此志喜。并志勉。

示諸子侄暨諸孫

爾等既在祠堂讀書。晝間常斂容肅揖。晚退亦然。朔望日當焚香叩拜。儼然祖父在上。閤閤痰唾。皆不可肆意。神主坐次。宜潔宜清。則生者之倫序自不忍紊。入孝出弟。與仁與讓。有此佳子弟。方無愧賢父兄。我

家之祖。既稱爲佛兒。子若孫不孝不友。不仁不讓。豈不玷辱祖宗。余病困。遠在三十里外。不能蚤晚焚修。爾輩箇箇有尊神敬宗之心。則老懷可以自慰矣。爾等莫視作平常之言。